資治通鑑/卷0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二 晉紀十四

► 卷九十三

起玄黓敦牂，盡昭陽協洽，凡二年。

【晉紀十四】 起玄黓敦牂，盡昭陽協洽，凡二年。

中宗元皇帝下

中宗元皇帝下永昌元年（壬午，公元三二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郭璞複上疏，請因皇孫生，下赦令，帝從之。乙卯，大赦，改元。

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。璞善卜筮，知敦必爲亂，己預其禍，甚憂之。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，璞哭之極哀，曰：“嗣祖，焉知非福也！”

敦既與朝廷乖離，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，置己幕府，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。曼，祜之兄孫也。曼、鯤終日酣醉，故敦不委以事。敦將作亂，謂鯤曰：“劉隗奸邪， 將危社稷，吾欲除君側之惡，何如？”鯤曰：“隗誠始禍，然城狐社鼠。”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豈達大體！”出爲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。

戊辰，敦舉兵于武昌，上疏罪狀劉隗，稱：“隗佞邪讒賊，威福自由，妄興事役，勞擾士民，賦役煩重，怨聲盈路。臣備位宰輔，不可坐視成敗，輒進軍致討。隗首朝 懸，諸

軍夕退。昔太甲顛覆厥度，幸納伊尹之忠，殷道複昌。願陛下深垂三思，則四海乂安，社稷永固矣。”沈充亦起兵于吳興以應敦，敦以充爲大都督、督護東吳 諸軍事。敦至蕪湖，又上表罪狀刁協。帝大怒，乙亥，詔曰：“王敦憑恃寵靈，敢肆狂逆，方朕太甲，欲見幽囚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，有殺 敦者，封五千戶侯。”敦兄光錄勛含乘輕舟逃歸于敦。

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：“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，當無濫邪？”顗曰：“不然。人主自非堯、舜，何能無失，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！舉動如此，豈得雲非亂乎！處仲狼抗無上，其意寧有限邪！”

敦初起兵，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，約與之俱下，卓許之。及敦升舟，而卓不赴，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。敦驚曰：“甘侯前與吾語雲何，而更有异？正當慮吾危朝廷 耳！吾今但除奸凶，若事濟，當以甘侯作公。”雙還報，卓意狐疑。或說卓：“且僞許敦，待敦至都而討之。”卓曰：“昔陳敏之亂，吾先從而後圖之，論者謂吾懼 逼而思變，心常愧之。今若複爾，何以自明！”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，該曰：“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，正欲忠于王室耳。今王公舉兵向天子，非吾所宜與 也。”遂絕之。

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，請承爲軍司。承嘆曰：“吾其死矣！地荒民寡，勢孤援絕，將何以濟！然得死忠義，夫複何求！”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，會悝遭母喪，承往吊 之，曰：“吾欲討王敦，而兵少糧乏，且新到，恩信未洽。卿兄弟，湘中之豪俊，王室方危，金革之事，古人所不辭，將何以教之？”悝曰：“大王不以悝兄弟猥 劣，親屈臨之，敢不致死！然鄙州荒弊，難以進討；宜且收衆固守，傳檄四方，敦勢必分，分而圖之，庶幾可捷也。”承乃囚桓羆，以悝爲長史，以其弟望爲司馬， 督護諸軍，與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長沙王循、衡陽太守淮陵劉翼、春陵令長沙易雄，同舉兵討敦。雄移檄遠近，列敦罪惡，于是一州之內皆應承。惟湘東太守鄭 淡不從，承使虞望討斬之，以徇四境。淡，敦姊夫也。

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，說甘卓曰：“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，非有害于天下。大將軍以其私憾，稱兵向闕，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。公受任方伯，奉辭伐罪，乃桓、文之 功也。”卓曰：“桓、文則非吾所能，然志在徇國，當共詳思之。”參軍李梁說卓曰：“昔隗囂跋扈，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，卒受其福。今將軍有重望于天下，但當 按兵坐以待之，使大將軍事捷，當委將軍以方面，不捷，朝廷必以將軍代之。何憂不富貴，而釋此廟勝，决存亡于一戰邪？”騫謂梁曰：“光武當創業之初，故隗、 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。今將

軍之于本朝，非竇融之比也；襄陽之于太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使大將軍克劉隗，還武昌，增石城之戍，絕荊、湘之粟，將軍欲安歸乎！勢 在人手，而曰我處廟勝，未之聞也。且爲人臣，國家有難，坐視不救，于義安乎！”卓尚疑之。騫曰：“今既不爲義舉，又不承大將軍檄，此必至之禍，愚智所見 也。且議者之所難，以彼强而我弱也。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，其留者不能五千；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。以將軍之威名，帥此府之精銳，杖節鳴鼓，以順討逆，豈王含 所能禦哉！溯流之衆，勢不自救，將軍之舉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尚何顧慮邪！武昌既定，據其軍實，鎮撫二州，以恩意招懷士卒，使還者如歸，此呂蒙所以克關羽 也。今釋必勝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可以言智矣。”

敦恐卓于後爲變，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，必欲與之俱東。道融雖事敦，而忿其悖逆，乃說卓曰：“主上親臨萬機，自用譙王爲湘州，非專任劉隗也。而王氏擅權 日久，卒見分政，便謂失職，背恩肆逆，舉兵向闕。國家遇君至厚，今與之同，豈不違負大義！生爲逆臣，死爲愚鬼，永爲宗黨之耻，不亦惜乎！爲君之計，莫若僞 許應命，而馳襲武昌，大將軍士衆聞之，必不戰自潰，大勛可就矣。”卓雅不欲從敦，聞道融之言，遂決，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乃與巴東監軍柳純、南平太守夏侯 承、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，帥所統致討。遣參軍司馬贊、孫雙奉表詣台，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。戴淵在江西，先得卓書，表上之，台內皆稱萬歲。陶侃得 卓信，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。武昌城中傳卓軍至，人皆奔散。

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、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。長沙城池不完，資儲又闕，人情震恐。或說譙王承，南投陶侃或退據零、桂。承曰：“吾之起兵，志欲死于忠 義，豈可貪生苟免，爲奔敗之將乎！事之不濟，令百姓知吾心耳。”乃嬰城固守。未幾，虞望戰死，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，騫不可。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， 遺譙王承書，勸之固守，當以兵出沔口，斷敦歸路，則湘圍自解。承複書稱：“江左中興，草創始爾，豈圖惡逆萌自寵臣！吾以宗室受任，志在隕命；而至止尚淺， 凡百茫然。足下能卷甲電赴，猶有所及；若其狐疑，則求我于枯魚之肆矣。”卓不能從。

二月，甲午，封皇子昱爲琅邪王。

後趙王勒立子弘爲世子。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龕。龕堅守不戰，虎築長圍守之。

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，難敵逆戰，不勝，退保仇池。仇池諸氐、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、隴西太守梁勛皆降于曜。曜遷隴西萬餘戶于長安，進攻仇池。會軍中大疫，曜亦 得疾，

將引兵還；恐難敵躡其後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，諭以禍福，難敵遣使稱藩。曜以難敵爲假黃鉞，都督益、寧、南秦、凉、梁、巴六州、隴上、西域諸 軍事，上大將軍、益、寧、南秦三州牧、武都王。

秦州刺史陳安求朝于曜，曜辭以疾。安怒，以爲曜已卒，大掠而歸。曜疾甚，乘馬輿而還。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于後，安邀擊，獲之，謂寔曰：“劉曜已死，子尚誰 佐！吾當與子共定大業。”寔叱之曰：“汝受人寵祿而叛之，自視智能何如主上？吾見汝不日梟首于上邽市，何謂大業！宜速殺我！”安怒，殺之，以實長史魯憑爲 參軍。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，衛將軍呼延瑜逆擊，斬之。安乃還上邽，遣將襲汧城，拔之。隴上氐、羌皆附于安，有衆十餘萬，自稱大都督、假黃鉞、大將軍、 雍、凉、秦、梁四州牧、凉王，以趙募爲相國。魯憑對安大哭曰：“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！”安怒，命斬之。憑曰：“死自吾分，懸吾頭于上邽市，觀趙之斬陳安 也！”遂殺之。曜聞之，慟哭曰：“賢人，民之望也。陳安于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，吾知其無所爲也！”

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，趙以武爲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

帝征戴淵、劉隗入衛建康。隗至，百官迎于道，隗岸幘大言，意氣自若。及入見，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；帝不許，隗始有懼色。

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、左衛將軍廙、侍中侃、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，每旦詣台待罪。周顗將入，導呼之曰：“伯仁，以百口累卿！”顗直入不顧。既見帝，言導忠 誠，申救甚至；帝納其言。顗喜飲酒，至醉而出，導猶在門，又呼之。顗不與言，顧左右曰：“今年殺諸賊奴，取金印如鬥大，系肘後。”既出，又上表明導無罪， 言甚切至。導不之知，甚恨之。

帝命還導朝服，召見之。導稽首曰：“逆臣賊子，何代無之，不意今者近出臣族！”帝跣而執其手曰：“茂弘，方寄卿以百里之命，是何言邪！”

三月，以導爲前鋒大都督，加戴淵驃騎將軍。詔曰：“導以大義滅親，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。”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，王邃爲右僕射。帝遣王廙往諭止敦；敦不從而 留之，廙更爲敦用。征虜將軍周札，素矜險好利，帝以爲右將軍、都督石頭諸軍事。敦將至，帝使劉隗軍金城，札守石頭，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。以甘卓爲鎮南大將 軍、侍中、都督荊、梁二州諸軍事，陶侃領江州刺史；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。

敦至石頭，欲攻劉隗。杜弘言于敦曰：“劉隗死士衆多，未易可克，不如攻石頭。周札少恩，兵不爲用，攻之必敗，札敗則隗自走矣。”敦從之，以弘爲前鋒，攻石頭，札果開門納弘。敦據石頭。嘆曰：“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！”謝鯤曰：“何爲其然也！但使自今已往，日忘日去耳。”

帝命刁協、劉隗、戴淵帥衆攻石頭，王導、周顗、郭逸、虞潭等三道出戰，協等兵皆大敗。太子紹聞之，欲自帥將士決戰；升車將出，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：“殿下國 之儲副，奈何以身輕天下！”抽劍斬鞅，乃止。敦擁兵不朝，放士卒劫掠，宮省奔散，惟安東將軍劉超按兵直衛，及侍中二人侍帝側。帝脫戎衣，著朝服，顧而言 曰：“欲得我處，當早言！何至害民如此！”又遣使謂敦曰：“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則天下尚可共安。如其不然，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。”

刁協、劉隗既敗，俱入宮，見帝于太極東除。帝執協、隗手，流涕嗚咽，勸令避禍。協曰：“臣當守死，不敢有貳。”帝曰：“今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！”乃令給協、隗 人馬，使自爲計。協老，不堪騎乘，素無恩紀，募從者，皆委之，行至江乘，爲人所殺，送首于敦。隗奔後趙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。

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，敦謂戴淵曰：“前日之戰，有餘力乎？”淵曰：“豈敢有餘，但力不足耳！”敦曰：“吾今此舉，天下以爲何如？”淵曰：“見形者謂之 逆，體誠者謂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謂能言。”又謂周顗曰：“伯仁，卿負我！”顗曰：“公戎車犯順，下官親帥六軍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敗，以此負公。”

辛未，大赦。以敦爲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；幷讓不受。

初，西都覆沒，四方皆勸進于帝。敦欲專國政，忌帝年長難制，欲更議所立，王導不從。及敦克建康，謂導曰：“不用吾言，幾至覆族。”

敦以太子有勇略，爲朝野所向，欲誣以不孝而廢之。大會百官，問溫嶠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稱？”聲色俱厲。嶠曰：“鈎深致遠，蓋非淺局所量。以禮觀之，可謂孝矣。”衆皆以爲信然，敦謀遂沮。

帝召周顗于廣室，謂之曰：“近日大事，二宮無恙，諸人平安，大將軍固副所望邪？”

顗曰：“二宮自如明詔，臣等尚未可知。”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，顗曰：“ 吾備位大臣，朝廷喪敗，寧可複草間求活，外投胡、越邪！敦參軍呂猗，嘗爲台郎，性奸諂，戴淵爲尚書，惡之。猗說敦曰：“周顗、戴淵，皆有高名，足以惑衆， 近者之言，曾無怍色，公不除之，恐必有再舉之憂。”敦素忌二人之才，心頗然之，從容問王導曰：“周、戴南北之望，當登三司無疑也。”導不答。又曰：“若不 三司，止應令僕邪？”又不答。敦曰：“若不爾，正當誅爾！”又不答。丙子，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。先是，敦謂謝鯤曰：“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，戴若思 爲僕射。”是日，又問鯤：“近來人情何如？”鯤曰：“明公之舉，雖欲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，實未達高義。若果能舉用周、戴，則群情貼然矣！”敦怒曰：“君 粗疏邪！二子不相當，吾已收之矣！”鯤愕然自失。參軍王嶠曰：“‘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’奈何戮諸名士！”敦大怒，欲斬嶠，衆莫敢言。鯤曰：“明公舉大 事，不戮一人。嶠以獻替忤旨，便以釁鼓，不亦過乎！”敦乃釋之，黜爲領軍長史。嶠，渾之族孫也。

顗被收，路經太廟，大言曰：“賊臣王敦，傾覆社稷，枉殺忠臣。神祇有靈，當速殺之！”收人以戟傷其口，血流至踵，容止自若，觀者皆爲流涕。幷戴淵殺之于石頭南門之外。

帝使侍中王彬勞敦。彬素與顗善，先往哭顗，然後見敦。敦怪其容慘，問之。彬曰：“向哭伯仁，情不能已。”敦怒曰：“伯仁自致刑戮；且凡人遇汝，汝何哀而哭 之？”彬曰：“伯仁長者，兄之親友；在朝雖無謇愕，亦非阿黨，赦後加之極刑，所以傷惋也。”因勃然數敦曰：“兄抗旌犯順，殺戮忠良，圖爲不軌，禍及門戶 矣！”辭氣慷慨，聲泪俱下。敦大怒，厲聲曰：“爾狂悖乃至此，以吾爲不能殺汝邪！”時王導在坐，爲之懼，勸彬起謝。彬曰：“脚痛不能拜！且此複何謝！”敦曰：“脚痛孰若頸痛！”彬殊無懼容，竟不肯拜。

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，乃見顗救己之表，執之流涕曰：“吾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負此良友！”
沈充拔吳國，殺內史張茂。

初，王敦聞甘卓起兵，大懼。卓兄子卬爲敦參軍，敦使卬歸卓曰：“君此自是臣節，不相責也。吾家計急，不得不爾。想便旋軍襄陽，當更結好。”卓雖慕忠義，性多疑 少決，軍于豬口，欲待諸方同出軍，稽留累旬不前。敦既得建康。乃遣台使以騶虞幡駐卓軍。卓聞周顗、戴淵死，流涕謂卬曰：“吾之所憂，正爲今日。且使聖上元 吉，太子無恙，吾臨敦上流，亦未敢遽危社稷。適吾徑據武昌，敦勢逼，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，不如

還襄陽，更思後圖。”即命旋軍。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 曰：“今分兵斷彭澤，使敦上下不得相赴，其衆自然離散，可一戰擒也。將軍起義兵而中止，竊爲將軍不取。且將軍之下，士卒各求其利，欲求西還，亦恐不可得 也。”卓不從。道融晝夜泣諫，卓不聽；道融憂憤而卒。卓性本寬和，忽更强塞，徑還襄陽，意氣騷擾，舉動失常，識者知其將死矣。

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，加王導尚書令，王廙爲荊州刺史；改易百官及諸軍鎮，轉徙黜免者以百數；或朝行暮改，惟意所欲。敦將還武昌，謝鯤言于敦曰：“公至都以 來，稱疾不朝，是以雖建勛而人心實有未達。今若朝天子，使君臣釋然，則物情皆悅服矣。”敦曰：“君能保無變乎？”對曰：“鯤近日入覲，主上側席，遲得見 公，宮省穆然，必無虞也。公若入朝，鯤請侍從。”敦勃然曰：“正複殺君等數百人，亦複何損于時！”竟不朝而去。夏，四月，敦還武昌。初，宜都內史天門周級 聞譙王承起兵，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，申款于承。魏乂等攻湘州急，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，皆爲邏者所得。又使崎語城中，稱大將軍已克建康，甘卓還襄 陽，外援理絕。崎僞許之，既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援兵尋至，努力堅守！”乂殺之。乂考該至死，竟不言其故，周級由是獲免。乂等攻戰日逼，敦又送所得台中人書疏，令乂射以示承。城中知朝廷不守，莫不悵惋。相持且百日，劉翼戰死，士卒死傷相枕。癸巳，乂拔長沙，承等皆被執。乂將殺虞悝，子弟對之號泣。悝曰：“人生會當有死，今闔門爲忠義之鬼，亦複何恨！”

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，佐吏皆奔散，惟主簿桓雄、西曹書佐韓階、從事武延，毀服爲僮，從承，不離左右。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，憚而殺之。韓階、武延執 志愈固。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，殺承于道中，階、延送承喪至都，葬之而去。易雄至武昌，意氣忼慨，曾無懼容。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，雄曰：“此實有之，惜雄 位微力弱，不能救國難耳。今日之死，固所願也！”敦憚其辭正，釋之，遣就舍。衆人皆賀之，雄笑曰：“吾安得生！”既而敦遣人潛殺之。

魏乂求鄧騫甚急，鄉人皆爲之懼，騫笑曰：“此欲用我耳，彼新得州，多殺忠良，故求我以厭人望也。”乃往詣乂。乂喜曰：“君，古之解揚也。”以爲別駕。

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；王敦上侃複還廣州，加散騎常侍。

甲午，前趙羊後卒，謚曰獻文。

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，卓不從，悉散兵佃作，聞諫，輒怒。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，詐言湖中多魚，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。五月，乙亥，慮引兵襲卓于寢室，殺之，傳首于敦，幷殺其諸子。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，代卓鎮沔中。撫，訪之子也。

敦既得志，暴慢滋甚，四方貢獻多入其府，將相岳牧皆出其門。以沈充、錢鳳爲謀主，唯二人之言是從，所譖無不死者。以諸葛瑤、鄧岳、周撫、李恒、謝雍爲爪牙。充等幷凶險驕恣，大起營府，侵人田宅，剽掠市道，識者鹹知其將敗焉。

秋，七月，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，執徐龕送襄國；後趙王勒盛之以囊，于百尺樓上撲殺之，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，坑其降卒三千人。

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，有衆數萬。戰爭不息，百姓饑饉，掘野鼠、蟄燕而食之，爲後趙所逼，退屯合肥。尚書右僕射紀瞻，以鑒雅望清德，宜從容台閣，上疏請征之；乃征拜尚書。徐、兗間諸塢多降于後趙，後趙置守宰以撫之。

王敦自領寧、益二州都督。

冬，十月，己丑，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。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、徐、幽、平四州諸軍事，鎮淮陰；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，領荊州刺史；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爲交州刺史。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、新昌太守梁碩殺之。諒誘湛。斬之。碩舉兵圍諒于龍編。

祖逖既卒，後趙屢寇河南，拔襄城、城父，圍譙。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，退屯壽春。後趙遂取陳留，梁、鄭之間複騷然矣。

十一月，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；辛酉，薨。

罷司徒，幷丞相府。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。

帝憂憤成疾，閏月，己丑，崩。司空王導受遣詔輔政。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，故大業未複而禍亂內興。庚寅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。

十二月，趙主曜葬其父母于粟邑，大赦。陵下周二裏，上高百尺，計用六萬夫，作之百

日乃成。役者夜作，繼以脂燭，民甚苦之。游子遠諫，不聽。

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，後趙王勒哭之慟，曰：“天不欲成吾事邪？何奪吾右侯之早也！”程遐代爲右長史。遐，世子弘之舅也，勒每與遐議，有所不合，輒嘆曰：“右侯舍我去，乃令我與此輩共事，豈非酷乎！”因流涕彌日。
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、南安之地，置秦州。

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襲段末柸，入令支，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。

肅宗明皇帝上

中宗元皇帝下太寧元年（癸未，公元三二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成李驤、任回寇台登，將軍司馬玖戰死，越巂太守李釗、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降于成。

二月，庚戌，葬元帝于建平陵。

三月，戊寅朔，改元。

饒安、東光、安陵三縣灾，燒七千餘家，死者萬五千人。

後趙寇彭城、下邳，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。敦，壺之從父兄也。

王敦謀篡位，諷朝廷征己；帝手詔征之。夏，四月，加敦黃鉞、班劍，奏事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敦移鎮姑孰，屯于湖，以司空導爲司徒，敦自領揚州牧。敦欲爲逆，王彬諫之甚苦。敦變色，目左右，將收之。彬正色曰：“君昔歲殺兄，今又殺弟邪！”敦乃止，以彬爲豫章太守。

後趙王勒遣使結好于慕容廆，廆執送建康。

成李驤等進攻寧州，刺史褒中壯公王逊使將軍姚岳等拒之，戰于螗　良，成兵大敗。岳追至瀘水，成兵爭濟，溺死者千餘人。岳以道遠，不敢濟而還。逊以岳不窮追，大怒，

鞭之，怒甚，冠裂而卒。遜在州十四年，威行殊俗，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。詔除堅寧州刺史。

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；未至，梁碩拔龍編，奪刺史王諒節，諒不與，碩斷其右臂。諒曰：“死且不避，斷臂何爲！”逾旬而卒。

六月，壬子，立妃庾氏爲皇后；以後兄中領軍亮爲中書監。

梁碩據交州，凶暴失衆心。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，斬之。詔以侃領交州刺史，進號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未幾，吏部郎阮放求爲交州刺史，許之。放行至寧浦，遇高寶，爲寶設饌，伏兵殺之。寶兵擊放，放走，得免，至州。少時，病卒。放，鹹之族子也。

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，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，與貢合擊安，大破之。安收餘騎八千，走保隴城。秋，七月，趙主曜自將圍隴城，別遣兵圍上 邽。安頻出戰，輒敗。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，克之，隴上諸縣悉降。安留其將楊伯支、姜沖兒守隴城，自帥精騎突圍，出奔陝中。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。安左揮七尺 大刀，右運丈八蛇矛，近則刀矛俱發，輒殪五六人，遠則左右馳射而走。先亦勇捷如飛，與安搏戰，三交，遂奪其蛇矛。會日暮雨甚，安弃馬與左右匿于山中；趙兵 索之，不知所在。明日，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，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，拷問安所在，容卒不肯言，青人殺之。雨霽，青人尋其迹，獲安于澗曲，斬之。安善撫將 士，與同甘苦，及死，隴上人思之，爲作《壯士之歌》。楊伯支斬姜沖兒，以隴城降；別將宋亭斬趙募，以上邽降。曜徙秦州大姓楊、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。氐、 羌皆送任請降；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，封平襄公。

帝畏王敦之逼，欲以郗鑒爲外援，拜鑒兗州刺史，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，鎮合肥。王敦忌之，表鑒爲尚書令。八月，詔征鑒還，道經姑孰，敦與之論西朝人士，曰：“ 樂彥輔，短才耳。考其實，豈勝滿武秋邪！”鑒曰：“彥輔道韵平淡，滔懷之廢，柔而能正。武秋失節之士，安得擬之！”敦曰：“當是時，危機交急。”鑒曰：“ 丈夫當死生以之。”敦惡其言，不復相見，久留不遣。敦黨皆勸敦殺之，敦不從。鑒還台，遂與帝謀討敦。

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，青州郡縣多降之，遂圍廣固。嶷出降，送襄國殺之，坑其衆三萬。虎欲盡殺嶷衆，青州刺史劉征曰：“今留征，使牧民也，無民焉牧！征將歸耳！”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征，使鎮廣固。

趙主曜自隴上西擊凉州，遣其將劉咸攻韓璞于冀城，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，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，列營百餘裏，金鼓之聲動地，河水爲沸，張茂臨河 諸戍，皆望風奔潰。曜揚聲欲百道俱濟，直抵姑臧，凉州大震。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，長史汜禕怒，請斬之。岌曰：“ 汜公糟粕書生，刺舉小才，不思家國大計。 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，今曜自至，遠近之情，共觀明公此舉，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、隴之望。力雖不敵，勢不可以不出。 ”茂曰：“ 善！ ”乃出屯石頭。 茂謂參軍陳珍曰：“ 劉曜舉三秦之衆，乘勝席捲而來，將若之何？ ”珍曰：“ 曜兵雖多，精卒至少，大抵皆氐、羌烏合之衆，恩信未洽，且有山東之虞，安能舍其腹 心之疾，曠日持久，與我爭河西之地邪！若二旬不退，珍請得弊卒數千，爲明公擒之。 ”茂喜，使珍將兵救韓璞。趙諸將爭欲濟河，趙主曜曰：“ 吾軍勢雖盛，然畏 威而來者三分有二，中軍疲困，其實難用。今但按甲勿動，以吾威聲震之，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，吾爲負卿矣。 ”茂尋遣使稱藩，獻馬、牛、羊、珍寶不可勝 紀。曜拜茂侍中、都督凉、南北秦、梁、益、巴、漢、隴右、西域雜夷、匈奴諸軍事、太師、凉州牧，封凉王，加九錫。

楊難敵聞陳安死，大懼，與弟堅頭南奔漢中，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，大獲而還。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、益州刺史，鎮仇池。難敵送任請降于成，成安北 將軍李稚受難敵賂，不送難敵于成都。趙兵退，即遣不武都，難敵遂據險不服。稚自悔失計，亟請討之。雄遣稚兄侍中、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，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 玝出陰平，以擊難敵；群臣諫，不聽。難敵遣兵拒之，壽、玝不得進，而琀、稚長驅至下辨。難敵遣兵斷其歸路，四面攻之。琀、稚深入無繼，皆爲難敵所殺，死者 數千人。琀，蕩之長子，有才望，雄欲以爲嗣，聞其死，不食者數日。

初，趙主曜長子儉，次子胤。胤年十歲，長七尺五寸，漢主聰奇之，謂曜曰：“ 此兒神氣，非義真之比也，當以爲嗣。 ”曜曰：“ 藩國之嗣，能守祭祀足矣，不敢亂長幼 之序。 ”聰曰：“ 卿之勛德，當世受專征之任，非他臣之比也，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。 ”乃封儉爲臨海王，立胤爲世子。既長，多力善射，驍捷如風。靳准之亂，沒于黑匿郁鞠部。陳安既敗，胤自言于郁鞠，郁鞠大驚，禮而歸之。曜悲喜，謂君臣曰：“ 義光雖已爲太子，然沖幼儒謹，恐不堪今之多難。義孫，故世子也，材器過 人，且涉曆艱難。吾欲法周文王、漢光武，以固社稷而安義光，何如？ ”太傅呼延晏等皆曰：“ 陛下爲國家無窮之計，豈惟臣等賴之，實宗廟四海之慶。 ”左光祿大 夫卜泰、太子太保韓廣進曰：“ 陛下以廢立爲是，不應更問群臣；若以爲疑，固樂聞异同之言。臣竊以爲廢太子，非也。昔文王定嗣于未立之前，則可也；光武以母 失恩而廢其子，豈足爲聖朝之法！向以東海爲嗣，未必不如明帝也。胤文武才略，誠高絕于世。然太子孝友仁慈，亦足爲承平賢主。

況東宮者，民、神所系，豈可輕 動！陛下誠欲如是，臣等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詔，”曜默然。胤進曰：“父之于子，當愛之如一，今黜熙而立臣，臣何敢自安！陛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，豈不能輔熙以 承聖業乎！必若以臣代熙，臣請效死于此，不敢聞命。”因歔欷流涕。曜亦以熙羊後所生，不忍廢也，乃追謚前妃卜氏爲元悼皇后。泰，即胤之舅也，曜喜其公忠， 以爲上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、領太子太傅；封胤爲永安王，拜侍中、衛大將軍、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錄尚書事，命熙于胤盡家人之禮。

張茂大城姑臧，修靈鈞台。別駕吳紹諫曰：“明公所以修城築台者，蓋懲既往之患耳。愚以爲苟恩未洽于人心，雖處層台，亦無所益，適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，失士民 系托之望，示怯弱之形，啓鄰敵之謀，將何以佐天子、霸諸候乎！願亟罷茲役，以息勞費。”茂曰：“亡兄一旦失身于物，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！顧禍生不意， 雖有智勇，無所施耳。王公設險，勇夫重閉，古之道也。今國家未靖，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于屯邅之世也。”卒爲之。

王敦從子允之，方總角，敦愛其聰警，常以自隨。敦常夜飲，允之辭醉先臥。敦與錢鳳謀爲逆，允之悉聞其言。即于臥處大吐，衣面幷污。鳳出，敦果照視，見允之臥 于吐中，不復疑之。會其父舒拜廷尉，允之求歸省父，悉以敦、鳳之謀白舒。舒與王導俱啓帝，陰爲之備。敦欲强其宗族，陵弱帝室，冬，十一月，徙王含爲征東將 軍、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，王舒爲荊州刺史、監荊州沔南諸軍事，王彬爲江州刺史。

後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，勒見其衣冠弊壞，問之。坦率然對曰：“傾爲羯賊所掠，資財蕩盡。”勒笑曰：“羯賊乃爾無道邪！今當相償。”坦大懼，叩頭泣謝。勒賜車馬、衣服、裝錢三百萬而遣之。

是歲，越巂斯叟攻成將任回，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。

會稽內史周札，一門五候，宗族强盛，吳士莫與爲比，王敦忌之。敦有疾，錢鳳勸敦早除周氏，敦然之。周嵩以兄顗之死，心常憤憤。敦無子，養王含之子應爲嗣，嵩嘗于衆中言應不宜統兵，敦惡之。嵩與札兄子莛皆爲敦從事中郎。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，士民頗信事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